

李世民为何常常责难贤臣房玄龄

9

历史小说



吴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李世民登基后,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收编过来,为我所用,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

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让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成长,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恭、李靖等在唐太宗的麾下服服帖帖,任他驱使,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

[上期回顾]

萧瑀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唯一的缺点是过于严厉刻板,连皇帝都敢顶撞。为此,他曾被李世民五次罢相,但每次又都恢复原职。

说起来,全天下最了解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房玄龄。自太原起兵后,他在渭北毛遂自荐投入我军算起,一晃已经跟随我数十年了。这数十年里,能够始终陪伴我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可以说,他就是我庙堂的“总管家”。无论军国大事,他都了然于胸。而朝堂上下的机密内幕,甚至于我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他不知道的。

要是我二人乃布衣之交的话,人生能得这样一个知己,夫复何求?然而,我是皇帝,他是臣子,一切的矛盾纠葛,便从中生出——因为,他太了解我了。扪心自问,你能完全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一个无比了解你的人吗?对这一点,我是有所保留的。因此,房玄龄尽管一直大权在握,但他活得并不轻松。

贞观初期,他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故遭到我的责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便会一连几天都前往朝堂叩头谢罪,惶惶不可终日。在贞观年间,除了家常便饭般的责备,房玄龄还被我停过三次职。

第一次,是贞观十年。他因为受到我的责备,被勒令回家反省。那个时候,长孙皇后已经患了重病,一向忧心国事的她,辞世之前还不忘劝谏我:“房玄龄服侍陛下这么久了,从来都是谦恭谨慎,未曾对他人吐露过半点朝廷的机密。倘若没有犯下什么严重过失的话,还希望陛下不要将他舍弃。”我当然未曾想过要舍弃他。停他的职,只不过是让他警醒一下。这么多年来,他也逐渐沾染上了遇事应付、得过且过的官场习气,若不好好反省,又怎么可能尽心尽职为我效力?

长孙皇后伴随我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不过,她也深知一个道理:如果在没有人劝谏的情况下将他召回,无疑是会让人看笑话的。

这个时候,自然就需要一个能够转圜的人站出来。

房玄龄第二次被停职的时候,是贞观二十年。由于中间还牵扯到萧瑀的原因,一时半会儿是没有人主动站出来打圆场的,他们唯恐被拉进复杂的官斗倾轧之中。就在政务堆积如山,大家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还只是个黄门侍郎的褚遂良竟然递上了一份奏章,逐一列举了房玄龄以往的各项功绩:“房玄龄自您举义以来,就始终伴随左右。朝中政务,都离不开他的襄赞,可以说,在朝中诸位大臣里面,最为勤劳的,就要数房玄龄啊!”

这个话说得实在是巧妙。如果说房玄龄在众位大臣里面功劳最高,才能最大,恐怕有人会吹胡子。若是说他并没有什么错误,那岂不是指责我犯了糊涂,废黜忠良?故而褚遂良才说,如果要比勤快的话,谁也比不过房玄龄。话说到这个份上,皆大欢喜。我很快便把房玄龄又召回了朝堂。而褚遂良也因他善于周旋而崭露头角,成为朝堂上的一颗新星。

当然,也不是次次都有人敢出来和稀泥。自古皇帝的心思,都是很难拿捏的。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动真格呢?而当房玄龄第三次被罢相时,向来以敢于直谏著称的魏征,却已在三年前病故,其他人,宁愿选择明哲保身,也不愿乱说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便把我给惹火了。

这次赶走房玄龄,只是因为他的一点小错误而已。我本来还以为很快就会有人出来劝解,没想到一连多日都没有动静,而朝堂上亟待处理的公务却越堆越高。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当然,这也难不倒我。很快我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化解尴尬。

一天,我突然告诉侍从我准备去位于长安东南角曲江边的芙蓉园玩耍。而要去芙蓉园,就必须从房玄龄

的门前经过。当路过房玄龄宅邸时,我“心血来潮”,顺便拐了进去,看望在家赋闲的房玄龄。这一看望不要紧,又顺便用御辇将他接回了皇宫。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皇帝的威信不至于受到贬损,还留下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那天,房玄龄得知我将会从他门前经过的时候,一跃而起,命令家仆赶快打扫庭院。家人都不解其意,房玄龄却微笑着说:“皇上随时都会驾临我家啊。”我捻须一笑,果然不愧是房玄龄,不愧是最了解我的人。

君臣之间,也只有像我们这样默契无间,才能够抵抗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险恶风浪。也正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我和他比谁都清楚,皇上永远是皇上,臣下永远是臣下,再牢不可破的关系,只要逾越了这条界线,同样会变得脆弱不堪。

世代书香的书房玄龄一开始还号不准我的脉,没有涉及在此背后的帝王心术。所以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只要遭到我的批评,他便会很谨慎——难道自己真的犯下大错了么?时间久了,房玄龄便从中磨炼出来了,知道我隔三差五警醒他一番,看上去仿佛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实际上,只要自己竭忠尽智,老老实实干好分内工作,皇上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

因此,这才有了房玄龄在家中吩咐下人打扫庭院,迎接圣驾的那份睿智与闲情。房玄龄经过多年的打磨,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知进退。于是没过几年,我又晋封房玄龄为司空,这可是一品大员,从品级上看,已经是位极人臣了。

有一天,当他正在衙门里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一听,十分重视,赶紧问这位不速之客,到底告的

是哪位当朝大臣。“告的就是你!”来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房玄龄心里一惊,他再三思量,自觉没犯下什么不可赦免的大错误啊。

那这个人到底怎么处理?是抓起来严加审问,治他个诬告大臣之罪,还是干脆除之而后快,免得横生枝节?反正皇上已经许给了我全权处理,不需奏请的特权。房玄龄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问也不问,便直接备下车马,将这个告密者送到了我面前。

一开始,我还十分奇怪,到底什么样的告密者,连房玄龄也处理不了。转念一想,我便明白了,房玄龄不敢处理的事,肯定是有关他自己的事啊。我即刻令刀斧手分列两旁,然后命告密者入见。“你到底要告谁?”“房玄龄!”“不出我所料,来人呀!”不需要多余的废话,我便下令左右将这个告密者立刻腰斩。而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也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

有些话,说出来之后,是不能装作没听到的。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缴获了一大批手下人暗通袁绍的书信。曹操怎么处理的呢?看都没看,便统统付之一炬。假如他一封封过目后再烧,众将心里会怎么想?还会感激涕零、誓死效忠吗?

房玄龄没有造反的理由,更没有造反的必要,这,我比谁都了解。不过,事情了结之后,我还是专门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谕,怪罪他不够担当,还专门嘱咐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你自己处理了就是!”

小心翼翼做人做事,却挨了一顿骂。委屈吗?不委屈,我和房玄龄,只不过按照自己的本分在做事情罢了。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为人君者的御下之道。房玄龄所要做的,就是如何读懂规则、配合规则而已。除此,宠辱得失,皆是浮云而已。

苏亦晴父亲被前女婿气得脑溢血死亡

6

都市情感



风为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场意外的灾祸突然降临幸福的家庭:5岁儿童翔翔因为姥爷疏忽从15楼坠落致死。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展开:翔翔的母亲苏亦晴割腕自杀未果,翔翔的奶奶准备大闹葬礼,一切的一切都被孩子的父亲何维在葬礼上的一番感人至深的誓言化解:我们永远是幸福的一家人,永远的吉祥三宝……走出苦难的良药是亲人的彼此扶持,却不想何维一纸诉状把苏亦晴及其家人告上法庭……一场孰是孰非的离婚大战下来,谁是真正的赢家呢?

[上期回顾]

苏亦晴要和何维对簿公堂,临出门前,苏亦晴发现家里的房产证和银行卡等重要物品都不见了,她知道是何维拿走的。

苏亦晴回头看了一眼陆希格,苦笑了一下,说:“你看,他多仁慈,把这枚钻戒留给了我!”希格帮她把抽屉推上,说:“走吧,再晚该迟到了。”

亦朗已经在楼下开车等着他们了。在法庭的门外,苏亦晴看到了何维还有马云凤和何安。马云凤上来“呸”了一口苏亦晴,她骂:“我一个大孙子,要你们苏家五十万元还多吗,你爸就是个杀人凶手,我们何家人心眼好,不然就让他蹲大狱!”

苏亦朗护住苏亦晴,努力让自己沉下气来,他说:“阿姨,我今天叫你一声阿姨,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翔翔也是我们家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你喂过奶把过尿吗?翔翔没了,我爸我妈肯定比你们更难。别活着不养,死了乱叫!你们是想卖孩子还是讹钱,何维你给我说一句?”何维耷拉个头闷在一边。陆希格拉住苏亦朗:“小朗,克制点,别说这些!”

何家有备而来,请了个大肚子的冯律师,一三三四一条条说得苏亦晴、苏亦朗都有些傻。什么夫妻感情不和,离婚后,苏亦晴没有尽到监护义务致使五岁的孩子意外死亡。鉴于原告何维已无生育能力,何翔翔是何家唯一的男孩子,请求被告方给予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五十万元。

在原告方陈述事实时,何维拿出一张张翔翔的照片给法官看。他说:“我跟被告苏亦晴离婚后,苏亦晴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及家人探望儿子。我万万没想到孩子才五岁,世界上的福还没享受过,竟然……”何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一见翔翔的照片,苏亦晴的眼泪也止不住了。她站起来指着何维说:“何维,你不能红口白牙说瞎话。谁不让你看翔翔,我们离婚明明是假离婚,你怎么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呢?我爸我妈没要你半分钱,替你照看孩子,你怎么能告他们呢?你口口声声

说孩子,可是,孩子没了,你还有心思把家里的钱都卷走……何维、何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夫妻八年多,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苏亦晴有泪水从眼眶里溅出来,手哆嗦地指向何维。马云凤的战斗意识被苏亦晴挑了起来,她扯着细长的嗓子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目光里火光四射:“苏亦晴,我儿子给你们苏家当牛做马,我孙子这是心疼他爸了,为解脱他爸才走的!我们何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我大孙子讨还这个公道!”

苏亦晴的手哆嗦哆嗦,人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坐在旁听席上的陆希格站起来嚷:“何维你还是人吗?小晴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你们俩那些感情都是演戏吗?”旁听席上所有人都窃窃私语,一时间乱了套。法官敲落法槌,宣布暂时休庭。

苏亦朗说:“这样不行,咱们得请个律师,咱们不吃馒头争口气,一定要教训一下何维这小子,太他妈的气人了!”苏亦朗给朋友打电话找律师时,苏亦晴没有阻拦。

三天后,苏亦晴在“西宇”律师事务所见律师时,她万万没想到站在她面前的人是微微发胖的曹可非。

此刻,坐在苏亦晴对面的曹可非上身是黑蓝色V字领长袖衫,下身是黑色棉布休闲裤,脚穿休闲皮鞋,头发是清爽的板寸。见到苏亦晴,明显愣了一下,继而恢复正常,淡然地在苏亦晴对面坐下。苏亦朗和曹可非的朋友分别做了介绍。苏亦晴跟曹可非握手时,目光撞了一下。曹可非的嘴张了一下,终于没发出声音。

苏亦晴本来是不想出来见什么律师的,苏亦朗执意要她出来。他想:就算是她说一遍,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苏亦朗开始讲两家的纠纷。苏亦晴与何维为了二套房贷假离婚,翔翔如何失足跌下楼身亡,何维如何不依不饶……间或曹可非的目光与苏

亦晴的目光撞到一起,苏亦晴的目光低垂下去,薄成纸的心被捅出一个大窟窿来,血喷涌而出。曹可非会在心里想苏亦晴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极品人物呢?可是,他的表情淡淡的,甚至一点应有的同情都没有。这算什么呢?

苏亦朗接了个电话,回来抱歉说酒吧有人闹场,要急着赶回去。陪曹可非一起来的朋友也跟着一同走了。苏亦晴是想一起走的,但是被曹可非拦住了,他说:“你留一下吧,我想跟你谈谈!”苏亦晴犹豫了一下,心里倒放下了包袱坦然无畏地坐下来,她想听听曹可非会说些什么。

曹可非问:“后来怎么不给我消息?我一直以为你有事,你知道那年我打越洋电话给同学,同学说看到过你,过得很好,我没想到……”“没想到到什么呢?你们都住一起了,我们还要假模假式地做朋友吗?或者你希望我做王宝钏苦守寒窑等你学成归来?”苏亦晴轻轻笑了一下。曹可非说:“我不知道这个官司是你,你看这世界多小,兜兜转转,该遇到的人还是会遇到!”“如果你觉得别扭,我可以找别人!其实,事情闹到现在,已经没什么大意义。只是,我很想知道何维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对我?我们这些年都是白过了吗?人心怎么可以这么凉,当初你说走就走,如今他说变脸就变脸?曹律师,你告诉我,我苏亦晴真的让人那么厌恶吗?”苏亦晴终于忍不住歇斯底里起来,隐忍了那么久的眼泪此刻也终于决堤。

曹可非慌了手脚,手忙脚乱地抽了纸巾来安抚苏亦晴:“别哭,你别哭。亦晴,是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扔下你离开,没想到命运会开这种玩笑,其实,这些年……”苏亦晴拎着包冲出门,她不想听,也没必要听一声“对不起”。

昏昏沉沉回到家中,陆希格和姜

虹两个人竟然都在。姜虹说:“走,姐们儿想吃水煮鱼了,咱们出去解解馋!”苏亦晴笑了一下,问:“供酒不?”“当然!”三个人正聊着,万斯如提着大包风风火火赶来。万斯如是姜虹的旧同事,闪婚,闪离。人挺神的,也算姜虹、苏亦晴“四女帮”闺蜜里的一员。四个女人,戏码很足了。你一头我一脚,聊得天上地下的。正说得热闹,苏亦晴心里的忧伤淡淡散去,电话响了。

苏亦朗打来的。他的声音里伴着哭腔:“姐,你跟谁在一起呢?赶紧让他送你来人民医院。爸住院了!”

三位好友陪着苏亦晴急三火四赶到人民医院。吴建芳倚在苏亦朗身上站在急救室的走廊里。苏亦晴的目光探询地问苏亦朗,苏亦朗说:“突发脑溢血……”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陆希格问:“阿姨,叔叔怎么就……”

吴建芳看了女儿一眼,叹了口气,“冤孽啊!今天,小晴她爸非得想打个电话给何维,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何维吃了那么多他做的菜,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五十万他可以给何维,只是,他希望何维别打官司,也别那么快离开小晴……”吴建芳每说一次何维的名字,苏亦晴的耳边都炸个响雷,“他说什么?”

吴建芳瞅了一眼苏亦朗,顿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说出来:“何维那王八蛋,真是只白眼狼。他说他不想跟苏家的任何一个人说话,他说他这辈子不想再与苏家人有任何瓜葛。他还说……说你爸,姑娘没人要,急吼吼地推给他,然后我们一家人对他实施剥削!”

“妈的,太王八蛋了!”姜虹率先骂起来。苏亦晴的一张脸铁青,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抢救室的灯灭了。大夫是苏亦晴认得的一位伯伯,他摘下口罩,很无奈地冲吴建芳和苏亦晴摇了摇头。